

为什么六耳猕猴会有和“如意金箍棒”如此相像的“随心铁杆兵”？

所有人都看到一只癫狂的猴子，手舞足蹈地拿着金箍棒，和自己厮打争斗。

南海普陀岛的善财童子死了。

死在三昧真火之下，浑身枯焦，化作漆黑骸骨，尸体送回灵山佛国的时候，几乎辨认不出原本模样。

「是那妖孽所为？」如来问道。

观音合十出列：「正是。听闻凡间战乱纷飞，那妖孽矫显称圣，祸乱一方，贫僧不忍见百姓沉沦受苦，便让善财和惠岸下凡降妖，不料……」

「惠岸如今何在？」

「在殿外候着。只因他神智已失，堕入疯魔，不敢扰了灵山清净。」

「宣来。」

没过多久，一个畏缩的年轻居士被金刚引进殿内。那居士浑身血污，两眼无神，几乎蜷缩抱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

两侧佛老菩萨中传来低低议论声音。不仅仅是因为看到昔日精明干练的惠岸变成这般模样，更是因为他乃是天庭托塔李天王的二子，师随观音多年，如今落得这番下场，未免对李靖难以交代。

如来细细看了一番，叹道：「三魂七魄荡然无存，此子已然废了。」他捏了一个法印，惠岸身上荡出金色梵唱佛光，血污渐渐褪净，面容也平静下来，依稀恢复了昔日的影子。

「我以大法力搜遍你残余神识，仅得片刻返照，惠岸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」

惠岸茫然地看着如来，忽地眼中掠过一抹惊骇神色，嘴唇颤抖，缓缓吐出三个字。

「红……孩儿……」

余音未落，惠岸身子一软，瘫倒在了地上，已然再无气息。

灵山宝殿之上，一时静可听针。

2

老牛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过了三天。

他正坐在亭中石凳上，和一个瘦小僧人对坐下棋。他执黑，棋势杀伐果断，大开大合，已然将对方杀得七零八落。

「大哥，遁入佛门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戾气不减当年。」

那瘦小僧人低声道。声音苍老疲惫，带着沉沉暮气。老牛哈哈大笑，抚掌道：「你道谁都能如你一般，真的皈依佛门了，就浑然变了个人似的？」

正要再说，门口匆匆跑来一个侍童，神态张皇，脸色惨白，凑到老牛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

老牛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。

过了半晌，他才死死盯着那瘦小僧人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「你知道，是不是？」

瘦小僧人没有说话，只是身子仿佛更加佝偻了几分。

「你知道我儿……我儿惨死的事情，是也不是？」老牛怒吼一声，一把将石桌掀翻在地，黑白子溅了那僧人一身，又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。那僧人仍旧没有开口。

「好，好，好……好你个猴子，好你个斗战胜佛……」老牛缓缓站了起来。坐下的时候还不觉得，如此一站，他身材之高大魁梧，当真仿佛顶天立地一般，「当年你我结义兄弟，后来取经路上，你不念旧情，痛下狠手，将我一家逼来西天灵山，我却不计前嫌，还愿认你这个弟兄，你可知道是为什么？」

瘦小僧人终于开口了：「是因为童子得成正果，修行圆觉之故吧。」

「不错！」老牛怒目陡张，戟指喝骂道，「我平天大圣一时妖王，自在逍遥，如今困在佛门之中，嘿嘿，说的好听是皈依，说的难听点，和囚犯有什么区别？可是就算青灯古佛，闲茶野菜，我也忍了，只因我那圣婴孩儿成就正道，我这当爹的，心里头高兴，高兴啊……」

他声音越来越低，脸色也越发狰狞了起来。

「可是如今呢？你告诉我，如今呢！」

他说到恨处，反手一拳，将身后漆红雕柱拦腰打断，那亭子顿时轰然崩塌。满地废墟尘埃之中，他缓缓走了出来，身上的布衣草鞋一件件消逝无踪，铁蹄靴、兽面环甲、骷髅链、大红披风……佛门修行的牛居士不见了，他又变回了那个百年前惊怖天下，纵横无敌的平天大圣大力牛魔王！

牛魔王一挥手，那根伴随他千百年的熟铜兽齿狼牙棒出现在了手里，他指着废墟里端坐不动的瘦小僧人，冷冷道：「猴子，也不用演什么挈阔情深的戏码了。百年不见，我还道你今日前来，真的是惦念着我这个兄长……说吧，你来做什么？」

瘦小僧人低声道：「若是劝你莫要替童子报仇，你能答应吗？」

「呸！」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，带着浓浓的恨意。铁扇公主手持芭蕉扇，出现在了牛魔王的身后，「孙猴子，你还有脸与我夫妇俩说话吗？」

牛魔王猛地一跺脚，这方圆百里的偌大庄园顿时化作虚幻泡影，缓缓消逝。只见那荒郊古树，怪石老鸦，竟是极西的蛮荒之地，漫天黄沙卷起，更见苍凉。他再也不看瘦小僧人一眼，从怀中取出一块通红石头，五指用力，石头顿时化作粉末，飘散空中。

「从此之后，七大圣结义之情，恩断义绝。你我再见，便是生死之敌。」

他仰天长啸一声，空气中一阵扭曲，辟水金睛兽霍然长嘶，从漩涡之中钻了出来。牛魔王跨坐上去，一把拉住铁扇坐在后面，二人一骑须臾消失在了天边尽头。

瘦小僧人仿佛痴了也似，端坐不动，看着二人远去背影，久久不语。僧袍下的掌心中，握着一块滚烫的通红石头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眼角流下两行清泪。

3.

牛魔王死了。

死在八百里火焰山的焦土上，胸前被一对兽角贯穿，死前瞪大双眼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铁扇公主死在他的身边，浑身干枯，皮下再无一丝血肉，仿佛被昆仑山脚下的朔风吹过一般。

4.

凌霄宝殿上，玉帝屏退左右，单独将老君召来。

「陛下可是为了那妖孽之事？」

玉帝脸上露出浓浓忧色，叹道：「正是。如今人间乱象已呈，那妖孽携无边法力，自立称圣，百姓愚昧，莫不顶礼膜拜。如今人间香火，十有八九倒让他享用了去，如此下去，只怕天庭根基就要毁了。」

「陛下可曾遣将除妖？」

玉帝自嘲地笑笑：「如何不曾？老君通晓三才之数，阴阳六界无所不知，就不要和朕打这个马虎眼了。」

老君闻言，收起淡淡笑意，叹道：「二十八宿，天王父子，三十六部雷神，十万天兵天将都败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诚如老君所见。」玉帝苦笑一声。

「我知晓陛下之事，可陛下大概还不知兜率宫之事吧。」老君道。

「兜率宫处于三十三天之上，能有何事？」玉帝愕然。

老君拂尘一扫，单掌竖起，恭敬道：「正要向陛下禀告。昨日老道赴东华帝君之约，不意兜率宫竟闯入妖魔，老道回来之后，见丹丸圣水俱皆无损，六丁神火和八卦天炉也安然无恙，唯独我那金银两位首席童子为护宫殉身，金童化作一滩脓水，银童四肢折断，百骸俱散，好似被山岳生生压死一般。」

「金银童子？」玉帝双眉紧蹙，忽然仿佛记起了什么事情一般，失声问道，「莫非那独角青牛……」

老君脸上不见喜怒，说道：「正如陛下所料。我那青牛消失不见，牛宫中没有半些打斗痕迹，就如同……」

「如同被收入金剛琢中一般。」

5.

大鹏没了半边翅膀，断口处血肉模糊，好似被人徒手生生撕下。

黑熊精手持钢枪，目眦欲裂。

普陀道场紫竹林中的小池已经被血染红，一只金鱼漂浮在水面上，一动不动，生死不知。池边趴着一只金毛异兽，半边焦黑，半边伤痕累累，低声喘着粗气，一呼一吸之间，血水不停自喉间流出。

他们的对面，站着一个年轻书生，负手而立，脸上挂着淡淡笑意。

「大鹏，很快就轮到你了，又何必提前赶来送死？」

大鹏浑身散发着桀骜戾气，阴沉道：「你是什么人？」

「什么人？不就是你么苦苦要找的那只妖孽咯？」书生扑哧一笑，反手抖开一面白纸折扇，上书「妖宗」二字，墨迹淋漓，笔势霸道张狂，直欲破纸而出。他笑道：「观音下凡去找我，殊不知我惦记她的普陀山紫竹林很久了。黑熊黑、灵感大王、金毛吼……再加上之前的善财童子。嘿嘿，这儿倒是你们这些

叛徒的一块风水宝地啊。本想先将你们清洗了，倒没想到，连金翅大鹏雕也送上门来，倒是省了我一番好功夫。」

「叛徒？」大鹏和黑熊心中各自一惊，隐约察觉到了什么。

书生忽然身影一晃，欺上前来，大鹏悚然一惊，只见一道铁翅裹着滔天妖气横扫而来，连忙退后，眼前一花，那书生又出现在了黑熊精的面前，五指虚抓，妖气凝作丈六铁枪，狠狠刺向黑熊面门，黑熊避让不及，只闪过了要害，却被一枪刺穿肩头，带着他硕大的身躯重重钉在地上。

漫地尘埃扬起，黑熊好似毫无痛觉，怒喝道：「善财……红孩儿就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是不是？」

书生点点头，露出冷峻笑容：「昔日圣婴大王，而今佛门走狗。他该死。」

「那牛魔王，铁扇，天庭的金银童子，青牛，太乙的九头狮子……」

「都是我。」书生将那妖宗折扇猛地一抖，昂然道，「我身为天下妖宗，统摄群妖，焉能留你们这些无耻叛徒存于世间？」

「妖宗？」黑熊精还想再说什么，胸口却忽地一凉，他低头看去，心脏已经被铁枪刺穿，眼前涌起无边血色，意识渐渐被黑暗吞没了。

大鹏看着面前这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，心头泛起从未有过的寒意。

这个年轻人的出手之古怪霸道，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看他样子仿佛人身，却能演化天地间各路奇妖异种的本命神通，刚一交手，大鹏就吃了大亏，败在自己的摩云铁翅之下，反倒是自己的翅膀被撕掉了一半。

不仅是他，灵感大王被八瓣熟铜锤当额砸中，生死不知；黑熊精刚刚死在了自己的枪法下；金毛吼败得更是不可思议，那书生折扇一挥，竟如同观音紫金铃一般的妙用，吹火生烟，飞沙走石，将金毛吼一招之下重创。

书生转过头，含笑看他。

大鹏知道自己今天势难活着走出普陀山了。他本性桀骜难驯，反倒激起无边杀意，丝毫不惧，双手一抖方天戟，迎面刺了过去。那书生不闪不避，折扇一挥，妖气化作铁翅，将他方天戟格开，右手虚握，竟也化作一把方天戟，向着大鹏胸口刺落。

忽然，一把金环厚背刀挡开了这致命的杀手。

大鹏本以为必死无疑，错愕抬头，眼前出现了一青一白两个再熟悉不过的宽厚背影，一个手握钢刀，一个反持长枪，稳稳地挡在了大鹏的面前。

「转眼百年过去了。三弟，狮驼一别，好久不见。」六牙白象回头一笑，脸上还是带着往日般憨厚的笑意。

大鹏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青毛狮子冷哼一声：「先别叙旧，把三弟救出去再说。」

书生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敛去，目中透出刺骨寒意：「青狮，白象……你们既然自己前来送死，还想往哪走？」

话音未落，他猛地一合折扇，身子化作一道白色电光，漫天妖气凝如巨浪，狠狠向着三妖扑了上来！

大鹏重伤倒地，想要拼命站起，却浑身没有丝毫力气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妖气席卷如漩涡，溅起漫天血花，已将青狮白象渐渐吞没，嘶声喊道：「大哥，二哥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们快走，快走啊！」

漩涡之中，传来青狮豪迈笑声：「他就是冲着咱们来的，从老牛死的时候，咱们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狮驼三兄弟，就是死，也得死在一起，却怕个什么？」

白象也哈哈大笑起来：「不错，三弟莫怕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两个哥哥给你撑着呢！」

大鹏双目泛红，猛地怪叫一声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身力气，提起方天戟，狠狠冲进了那滔天妖气之中！

6.

灵山的大雄宝殿上，一片死气沉沉。

观音鬓发凌乱，附身拜在地上：「我佛慈悲，弟子请以大法力慑服外道，降诛邪魔，以免我紫竹林惨剧再现人间。」

平日里淡泊禅定如观音者，此刻的语气中还带了一丝丝颤音。众菩萨听在耳中，心下不由惻然。昨日紫竹林中的惨剧他们俱

已耳闻，观音门下的龙女、金鱼、守山大神，乃至坐骑金毛吼，无一幸免，如来座前的大鹏，文殊的青狮，普贤的白象，也俱皆陈尸当场。据说方圆百里的紫竹林，已经被横扫摧残了大半，原本庄严肃穆的道场，也几成废墟。观音一脉，竟是遭了灭门之劫。

如来沉吟不语。

文殊，普贤二位菩萨也站了出来，分列于观音两侧，齐声道：「愿我佛慈悲，慑服外道，降诛邪魔。」

两位菩萨的坐骑也均遭惨死，如今站出来为观音说话，并不奇怪。但众人的目光，却落在了另一位黑衣菩萨身上。

三百年未在灵山露面，镇守地府的地藏王菩萨，居然在今天回到了灵山。

大智文殊，大行普贤，大悲观音，大愿地藏。这四大菩萨倘若齐齐请愿，便是如来也不好推脱的。果然，如来问道：「地藏王，你看如何？」

地藏合十道：「弟子此番前来，是因谛听之故。」

众人不由微微面色，心道莫非连谛听也没能逃过妖孽毒手？

却听地藏道：「昨夜谛听功成修满，超脱圆寂。他伴我千年，临行前赠我一言，说它一生听遍三界六道，芸芸众生，从未虚妄一言，窃私一事。唯独百年前那桩往事，至今因果未了，才

惹来如今这场祸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请我来禀告佛爷，该是了解的时候了。」

众僧听得谛听圆寂，无不齐齐宣了一声佛号。如来微微点头，道：「劫数既然如此，那也推脱不得。斗战胜佛何在？」

诸佛末位，缓缓走出一个瘦小僧人，低头道：「弟子在。」

「你前往东胜神州，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一趟，百年前诸般因果，还需系在你的身上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7.

满山翠绿如故。

银瀑倒悬如故。

猴子猴孙自在逍遥如故。

清风明月疏朗亦如故。

斗战胜佛坐在山顶一块大石之上，痴痴看向山下这芸芸众生。身形好似更加佝偻了几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传来一个冰冷声音。

「孙悟空？」

他回过头来，年轻书生负手而立，眼神中闪烁着无边怒火。

斗战胜佛没有说话。

「你的金箍棒呢？莫非成佛成圣了，连昔日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？」书生讥笑道。

斗战胜佛低着头，慢慢从耳朵中取出一根铁针，迎风一抖，化作一根金灿灿的铁棍。书生见了那棍，目中露出浓浓恨意，猛地一抖折扇，妖气化作一根浑圆铁棍，当头向着斗战胜佛砸了过去。

两棍相交，发出震天轰鸣，书生倒退三步，胸口起伏不定。斗战胜佛却坐在石上，如如不动，恍若无事。

「好，好本事。」书生仰天长笑，「那你再接我这招如何？」

他折扇一摇，滔天妖气顿时化作无数幻形，向着斗战胜佛席卷而去。金箍棒当先一横，一股熟悉的触感传了过来。

「熟铜兽齿狼牙棒？」斗战胜佛不及多想，右侧锐风扑面袭来，带着腥臭毒气，他侧头闪过，竟是一枚亮晶晶的弯勾。

「倒马毒桩？」斗战胜佛的脑海中闪过一个风情万种的妖艳轮廓，手持三股钢叉，微微冷笑。

只一失神，刹那之间，无数法宝神通的模样铺天盖地地向他卷了过来。

斗战胜佛仿佛一叶扁舟，在惊涛骇浪之中颠簸躲闪，苦苦支撑。黄眉的人种袋当头罩下，身后却又漂浮起了阴阳二气瓶和

紫金葫芦，狂风挟着三昧真火呼啸而过，水汽凝成巨浪，又化作狮子巨首，当头咬下。

金箍棒挡住了牛魔王的狼牙棒，挡住了大鹏的方天戟，挡住了青牛精的钢枪，挡住了九头虫的月牙铲……就在斗战胜佛变化出了八面法相的时候，漫天妖气忽然豁出了一个口子。

斗战胜佛抬头，看见了一根黑黝黝的铁棍。

随心铁杆兵吗？

他笑了笑，双手一松，金箍棒「咣当」一声，掉落在了地面上。

铁棍带着呼啸的风声，挟天地之威，漫天妖气仿佛凝聚在了这一点之上，浑如实质，狠狠地砸在了斗战胜佛的天灵盖上！

便是金钢不坏之身，也挡不住如此霸烈的一击。

年轻书生不敢相信地看着斗战胜佛，手中的铁棍幻化回了纸扇模样。斗战胜佛终于抬起了头，双目炯炯地看着书生，唇边露出一抹苦笑。

「六耳猕猴的幻化神通，到了你的手里，竟能开辟出如此天地，就是他当年也远远不如。你已经青出于蓝了。」斗战胜佛道。

「你，到底是谁？」书生声音竟而有一些颤抖。

「我便是我，可你又是谁呢？」斗战胜佛褪下袈裟，露出一身绒密猴毛，瞳仁发出奇异金色，隐约带着火光。

奇怪的是，书生的脸庞竟也渐渐生长出棕色的容貌，五官变化起来，化作一张猴脸。

「我是六耳猕猴的儿子，你和如来杀死了我爹，我要替他报仇……不仅是你，还有那些投降了的，归顺了的，忘记了自己出身的妖们，我统统要将他们除掉！」书生的表情发生着奇异的变化，他慢慢靠近了斗战胜佛，仿佛想要将他看清楚一般。

斗战胜佛低声笑笑。

「六耳猕猴啊……真是怀念的名字呢……」他抬起头，无力地摸了摸书生的脑袋，盘膝坐下，地上忽地涌现出无数金莲，托起他的身躯。

「百年前，天地间曾生一石猴，得天地灵性，孕育而成。他求佛问道，终于修成一身神通。可天性凶戾未泯，竟化作另一神识，与他争抢身躯。他们打到了凌霄宝殿，打到了阴曹地府，打到了南海观音，可是没有人能帮助他，因为所有人眼中，只看到了一只癫狂的猴子，手舞足蹈地拿着金箍棒，和自己厮打争斗。」

「后来的灵山佛国里，如来以大法力分隔神识，先天凶念化作六耳猕猴，后天善识化作灵明石猴。六耳被打散之后，戾气散于天地不消，托体重生，那就是你了……」

斗战胜佛微微一笑，金箍棒在指尖化作一根金针，忽地点向了书生眉心。

「你因我而生，与我本为一体。这股戾气，就随我一起去了吧。」

书生只觉身子一沉，竟仿佛堕入无尽深渊一般，酸麻苦痛百感交集，不停地往下坠落、坠落……他想要呼喊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，只见自己的身体和斗战胜佛一起，交替纠缠，化作金黑二气，盘旋而上，他两眼一黑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8.

「那妖孽可伏诛了？」

「斗战胜佛舍身度化，将那妖孽戾气尽消，打入轮回之中，化作芸芸众生。我以法眼观之，似是诞于中土宛城，一户姓韦的人家之中。此家世代行医，悬壶济世，倒也福报广积。」

「行医吗……那倒也好。便让他世代为天下妖物行医，以弥补犯下的这滔天罪孽吧。」

江南宛城，一处小小草庐之中，一个白嫩婴儿哇哇大哭，虽是刚刚出生，掌心却紧紧握着一根小小铁针。接生婆和父母面面相觑，眼看天生异种，只是不知是福是祸，一股不祥气息弥漫在这户行医人家之中。

不多时，外头传来敲门声音，父亲出门看时，只见一名行脚僧人手持九环锡杖，右手提着一个小小蓝色包袱，面容慈悲，宝

相庄严，好似画中走出来似的。

父亲不敢怠慢，连忙问礼道：「敢问大师，有何见教？」

行脚僧人微微一笑：「我与庐中孩子有缘，他前世拜我为师，我来最后来送他一程。」说着，将那蓝色包裹交到父亲手中，宣了一声佛号，转身走了。

父亲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冲那僧人背影高声喊道：「未请教大师法号？」

僧人脚下一顿，淡淡道：「贫僧金蝉，僭越了。」父亲还待再问，那僧人竟已化作小小黑点，消失在了远处林间。

解开包袱，里面古籍三卷，还有一把白纸折扇，打开看时，只见上书「妖宗」二字，扇面湿迹斑驳，竟似几点泪痕。

□ 北邙

该盐选专栏共 8 章，已全部读完





盐选专栏

西游新说：成佛之后，成仁之前

北邙 等

共 8 节

会员专享 ~~¥29.00~~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